

太阳岛浪漫“三部曲”

□蒋 葵

当年,郑绪岚一曲《太阳岛上》红遍大江南北,一时间,无数游客慕名来到太阳岛。据辽左散人(刘静严)著,1929年6月25日哈尔滨新华印书馆工厂印刷出版的《滨江尘嚣录》(封面副题“居游哈尔滨之唯一指南”)第七章“消遣”的第六节“太阳岛纳凉”记载,“太阳岛位于松花江铁桥之西侧,隔江与道里相望,面积四平方公里。其上有饮料馆数十家,并无可足录之风景,惟以位于江心,独得清凉之气,故夏季炎热之时,遂成为游人避暑之地矣。”

书中对太阳岛作了详细的描述。太阳岛,确有其岛。在滨江桥西侧2公里,面积2平方公里,位于松花江江心(实际靠近江北岸)。天然的浴场、沙滩、柳树丛。其特点是没有特点,“并无可足录之风景”。细究起来,太阳岛曾经真有一处景点,著名的米尼阿久尔西餐厅——道里区中央大街原米尼阿久尔茶食的分店。米尼阿久尔,俄文原意为“精美的艺术品”。这座建于1927年的欧式木结构二层楼房,采用现代建筑艺术风格,外观酷似一艘大型游轮,里面能容纳200人同时用餐。坐在明亮的餐厅楼上举杯畅饮之时,望“舷外”一江碧水滚滚东去,仿佛客轮在逆流而上。清风送爽,歌声相伴,诗情画意,浪漫情调溢满胸间,好不惬意。从哈尔滨老明信片上,可看到俄罗斯“泳装女神”在这个西餐厅前的倩影。新中国成立后,餐厅改名为“太阳岛餐厅”。1997年2月4日毁于大火(哈尔滨伏尔加庄园原样复制了米尼阿久尔西餐厅)。

那么,太阳岛有怎样的前世今生呢?翻看一张张老哈尔滨地图就会发现,100多年来,太阳岛是不断变化的。唯一不变的是,每张地图都明明白白标明“太阳岛”之所在。

“按图索骥”:1910年时,太阳岛和松花江北岸平行,形似浸在江水里的一条“鳗鱼”。只是“尾部”被江水“吞噬”了。到1916年,其“尾部”与西面延伸过来的沙滩连接在了一起。1932年,“肥胖”了许多的太阳岛,更像一个地瓜,完全浸到了江水中。1938年,这个“胖地瓜”一分为二,成为两个“长条地瓜”,各自独立。1946年,又汇聚成一个“大地瓜”。1954年,重又分成两个“地瓜”,只是都缩小了很多。1959年,两个“地瓜”相距很远,其中一个贴近岸边。1966年,一个“地瓜”“登陆”江北岸,与太阳岛公园连为一体,另一个则严重“缩水”。这时,在哈尔滨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太阳岛公园的字样,那是江北岸深处的大片湿地。随着太阳岛公园的逐步建设和对外开放,老太阳岛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“附身”为江北岸的一部分,为太阳岛公园所取代。

太阳岛为什么会变身?《滨江尘嚣录》中如是说:“初松花江南北岸,均沙滩广漠,并无定岸,水涨则泛滥成灾,水落则沙滩外露。”日夜流淌的松花江水,就像一把刻刀,雕塑出一个神奇太阳岛,成全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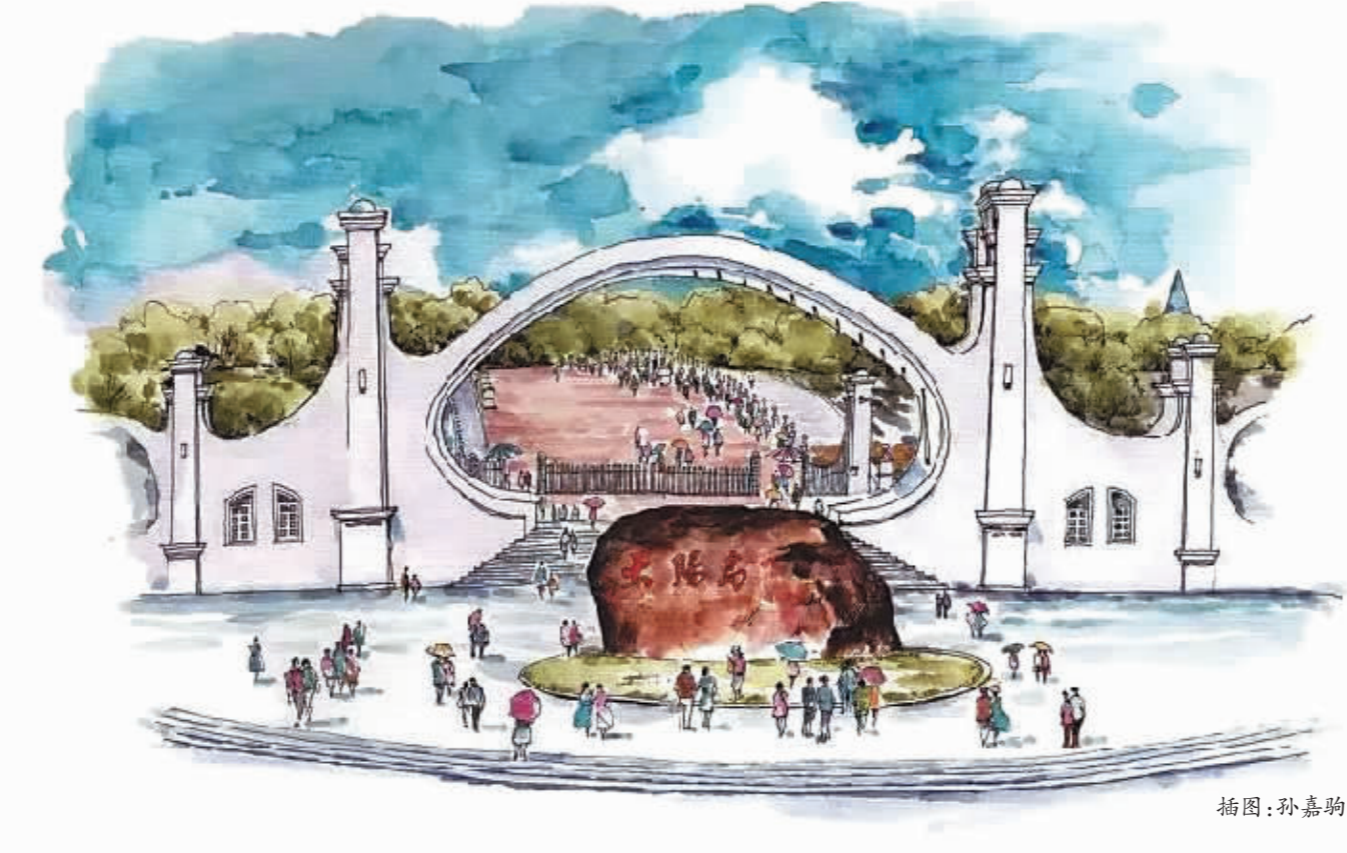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:孙嘉驹

闻名遐迩的美名;又像一只无形的手,一点点将其推移,归于江岸。

欧陆风情的浪漫小调

早年的太阳岛,是旅居哈尔滨俄侨的消暑胜地,抒发浪漫情怀的大舞台。《滨江尘嚣录》描述生动、精彩:“夏季酷热,俄侨男女争相沐浴,皆精于游泳之术,间有在水中停二三分者。其习浴之男女,多扬水为戏,习为快事。自远望之,千百之头,隐隐浮沉上下,犹鸭鹅等水禽之捕食者焉。每浴数十分钟,即登岸,仰卧沙洲之上,以应阳光。”

这里是老哈尔滨俄侨夏季游泳戏水、江上泛舟、沐浴阳光、放声高歌、饮酒欢乐、野游、野浴、野餐的场所。其实,风景还是有的,那就是当年哈尔滨人羞于启目的“西洋景”——俄侨的日光浴。俄罗斯人为什么如此喜爱日光浴?因为受波罗地海气候影响,圣彼得堡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是阴天,居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贵族,十分珍惜平均每年只有80个晴天的日子,把日光浴当成一种超级享受。而“东方莫斯科”哈尔滨的夏天阳光和煦,足以让他们心花烂漫。

刘静严虽然对俄侨在太阳岛的作派十分蔑视,句中不乏贬损之意,并将其归为早期哈尔滨奢华、喧嚣的例证。不过,客观上,留下了一段翔实的太阳岛风光史料。

据《滨江尘嚣录》记载,在哈俄侨人口数,1921年为50000人,1925年为92852人。可以想象,每逢夏季周日或节假日,俄侨

来太阳岛野游、野浴、野餐人数之多,场面之火爆,无怪辽左散人用“争相沐浴”来形容。

改革开放的浪漫华彩

然而,太阳岛的浪漫并未因上世纪50年代俄侨的离去和太阳岛的变身而终结。哈尔滨人秉承了到太阳岛野游、野浴、野餐的“洋风情文化”。自春暖花开到秋季叶落,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,哈尔滨人就会携亲带友,情侣相伴,拉家带口,成群结队来到太阳岛。

改革开放焕发了太阳岛的青春,奏出了华彩的乐章。1980年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《歌曲》编辑部组织了全国“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”评选活动。在选出的15首歌曲中,《太阳岛上》和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》赫然上榜。由顾毓琇、王立平作词,王立平作曲,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郑绪岚演唱的《太阳岛上》,霎时回荡在大江南北。太阳岛成了年青一代的梦中情人,也是纷至沓来的旅游者“寻宝”的目标。每逢夏季周末或节假日,太阳岛野游高峰时一天最多达十几万人。

与《太阳岛上》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》相伴,太阳岛上,港台流行歌曲随手提录音机四处飘荡;流行装束装点着年轻人的青春时髦;集体舞、文艺联欢会、篝火晚会舞动着如火如荼的青春;集体集体野游、家庭聚餐、同学聚会、情侣谈情、朋友叙旧、划船、游泳、喝酒、唱歌,太阳岛成为哈尔滨人的消暑天堂。正如歌中所唱:“带着垂钩的鱼竿,带着露营的篷帐,我们来到了

太阳岛上”“小伙伴们背上六弦琴,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,猎手们忘不了心爱的猎枪”,这些都是当年的情景再现。直至太阳岛完全“归附”太阳岛公园,才结束了这浪漫的“水上世界”。

新时代的浪漫交响

2004年起,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对太阳岛进行综合开发治理。经过长期精心打造,当年的太阳岛和太阳岛公园实现了完美融合,坚固的堤坝束缚着柔美的“腰身”,太阳岛长高了,丰满了,成熟了,漂亮了。88平方公里的太阳岛旅游风景区成为全国著名5A级风景名胜,太阳岛的名字更加响亮。

“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”。太阳岛,哈尔滨欧陆风情“一枝独秀”的人文景观,一种东西方文化交融、沿袭传承的城市文化,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浪漫记忆,更是一首婉转跌宕、荡气回肠的青春之歌。

当你徜徉在风光旖旎的太阳岛,欣赏着姹紫嫣红盛开的百花,聆听着优美迷人的歌曲《太阳岛上》,回味着太阳岛当年的浪漫故事,还会问“太阳岛,你在哪里”吗?——太阳岛,在被江风吹远的浪漫岁月里,在被江水冲刷抚平刻痕的年代里,在几代人留下美好青春年华的记忆里,在每个老哈尔滨人的心里。

如今,太阳岛浪漫曲已由“小调”变身为“大调”,以更加浪漫的曼妙高雅伴着那首《太阳岛上》,恭候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慕名者。



中央大街上 品味马迭尔冰棍

□周脉明

直沿用未改,是我国比较早的冷饮品牌之一,当时堪称“新艺术”的代表作,“马迭尔”是法语摩登的、时髦的意思,马迭尔冰棍是早期东北专供社会上层精英、名流享用和高档娱乐场所的冷饮之一。

大约20分钟后,我和朋友终于各自手拿两根马迭尔冰棍离开了“长龙”。漫步在中央大街上,我拿着冰棍轻轻地咬了一口,呀!凉丝丝、甜津津,入口即化,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。

“嘿嘿……好吃!名不虚传……”我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“马迭尔冰棍的特点就是‘甜而不腻,冰中带香’。”朋友一边吃着冰棍一边对我说,“马迭尔冰棍不含膨化剂,里面加的牛奶、鸡蛋等固化物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同类产品。”

“这么多人吃马迭尔冰棍,一天得卖出多少根啊?”我问道。

“旺季时一天要卖出一万根以上。”朋友回答。

“没想到一根小小的冰棍销量这么好。”我不由得赞叹。

朋友说:“百年来,马迭尔冰棍坚守着传统工艺和无污染原生态原料,除了上面我说的味道甜而不腻、冰中带香等特点外,它简约质朴,每天在中央大街上销售的马迭尔冰棍,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包装,一片冰片插在冰棍里,装在一个简单的包装箱里,放在窗口销售。没有柜台,没有大声吆喝,也没有大幅宣传画点缀,甚至没有包装纸袋,完全‘裸卖’。百年来,马迭尔冰棍销量经久不衰,即使在冰天雪地中,人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口吐哈气,跺着脚,也要吃马迭尔冰棍……特别是外地来哈尔滨的人,如果不尝一尝马迭尔冰棍,就像到了北京没去吃烤鸭一样……”

听了朋友的讲述,我想,一个地方特色美食就是这座城市的名片,马迭尔冰棍就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。历史悠久的“老字号”之所以在强手如林的市场竞争中胜出,并且发展壮大,正是因为恪守着行业道德,恪守着人们最淳朴、最本真的东西。马迭尔冰棍即是如此。

如今,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,国内外艺术家聚集哈尔滨,呈现一台又一台高质量的音乐盛会。可谓群英荟萃,音乐盛宴纷呈,光是全国知名交响乐团就来了16家,奉献了13场优秀的交响音乐会。随后,中外艺术家分别为观众献上了《天鹅湖》《胡桃夹子》《柴可夫斯基交响音乐会》《维也纳音乐会》《中俄经典交响音乐会》等精彩演出。

今夏,“音乐之城”完全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之中。

循着音乐的旋律

□于秋月

们分别吹,指点一番。完事了,于叔也不着急回家,总是要坐在台阶上吹上几首才罢休,沉醉在笛声中的于叔心无旁骛,我们经常在他悠扬的笛声中入睡。

后来,父母给我买了把琵琶。学了半年后,我就能和小燕子配器了。不上学的时候,小燕子弹扬琴,他哥拉二胡,我弹琵琶,旁边院的小伙伴小树林吹笛子。我们经常在一起合奏《浏阳河》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……

暑假的一天,和拉小提琴的同学一个大院住着的灯泡厂厂长听说了我们这个组合,请我们协助灯泡厂参加市民演出。那是1975年的事,我们几个闻听异常兴奋。那些天,每天早上小燕子的爸爸小心翼翼地把扬琴从4楼抬下来,放到自行车上,我们在两边把着,大家步行去离得不远的灯泡厂。那里有个会唱歌的姐姐把乐谱给我们,我们调好弦,先合奏练习,几天下来,就可以给姐姐伴奏了。

演出是在松花江边。那天我们很激动,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,姐姐还给我们化了淡妆,准备就绪,姐姐开始唱歌,很快就围上来好多人听。姐姐唱的什么歌曲我早就不记得了,只记得那几天中午的补助午餐是面包、香肠加一瓶水,吃起来特别香,真希望排练的时间长些。

1980年,我考上大学,陪着我报到的

除了行李就是那把琵琶。我很快就加入了年级乐队,大学的生活是那么如火如荼,充满了激情。除了学习,我和同学们一起排练,大学的乐队可不像我们东风大院的了,拉小提琴的、吹号的、弹琵琶的、打扬琴……还有指挥,我们年级乐队的名气在学校很响亮,曾代表学校参加过哈夏音乐会演出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都长大了,小燕子做了讲师,我当上了医生,小燕子哥哥是工程师,最厉害的是吹笛子的小树林,成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史专家。在他的不懈提议下,今年市政府决定将每年8月6日定为哈尔滨音乐日,音乐已然和冰雪齐名,成为哈尔滨的城市名片。

退休后,我到老年大学学习,看到那里也有乐团。老年大学乐团的水平不是我们东风大院能比的,更不是当年我们大学乐队的水准。成员大多是来自评剧院、歌舞剧院等专业院团的退休演奏员,当然,也有很多民间高手。我毫不犹豫地抱着琵琶申请加入进来。在老年大学乐团,我受到了更为正规的训练,不仅弹奏水平迅速提高,而且对民乐演奏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。记得我们参加的第30届哈夏音乐会,是在防洪纪念塔广场举办的演出,其中有一首京胡独奏《夜深沉》,那天天下着细雨,我的心境和曲目交融在一起,那是我弹琵琶最投入、最忘我、最深情的一次演出。

其实,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,在哈尔滨最幸福的事是随时可以欣赏到各种音乐会。我们的大剧院、音乐厅、老会堂、音乐学校甚至中央大街上,总是有名目繁多



哈尔滨人的生活从来就没离开过音乐,我们对音乐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刚上初中,那时每个班里都有几个会弹乐器的同学。会拉小提琴、手风琴、二胡或弹琵琶等,是一件很牛的事。

我住在道里区东风街,我们大院叫东风大院。夏天,天是在4楼阳台上小燕子弹奏的扬琴声中亮起来的。小燕子通常早上最少要弹上一个多小时,然后吃早饭,她爸爸上班前给她留下弹琴的作业,晚上回来检查。小燕子比我小一岁,她有个大三岁的哥哥,小燕子的哥哥被爸爸安排学二胡,他学得认真、投入,一点儿也不让大人操心。

我们大院还有位吹笛子高手于叔,每天吃完晚饭,于叔就拿起笛子往大门洞走,大门洞早就有一批“徒弟徒孙”等着呢!于叔先吹几个音阶笛子,然后让他